

孔范今主编

中国现代新人文文学书系

戏 剧 卷

戏 剧 卷

刘方政选编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中国现代新人文文学书系. 戏剧卷/孔范今主编; 刘方正编选. —济南: 山东文艺出版社, 2005. 9

ISBN 7 - 5329 - 2401 - 7

I. 中… II. ①孔… ②刘… III. ①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现代②戏剧文学—剧本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
IV. I216. 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34208 号

主管部门	山东出版集团
集团网址	www. sdpress. com. cn
出版发行	山东文艺出版社
电子邮箱	sdwy@ sdpress. com. cn
地 址	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
印 刷	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
版 次	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规 格	开本/880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/ 插页/ 千字/
印 数	1 -
定 价	元

目 录

欧阳予倩

回家以后 /001

田 汉

名优之死 /029

曹 禺

雷雨 /060

原野 /223

吴祖光

风雪夜归人 /389

李健吾

梁允达 /522

村长之家 /570

01

目

录

中
国
现
代
新
人
文
文
学
书
系

老 舍

茶 馆 /624

锦 云

狗儿爷涅槃 /690

002

目
录

欧阳予倩

回家以后

登场人名：

纽约大学生陆治平

其妻吴自芳

其父陆期昌

其祖母顾氏

其岳父吴有述

其再婚妻刘玛利

长工老陈

女仆张妈

村农王三及其他

村妇四五人

小孩数人

地点：湖南乡间

时候：秋季

布景：

01

回
家
以
后

一所乡绅人家，俭朴的平房。当中大门。屋后有树；山右边是通村外的大道；左边是些豆棚瓜架。门外打麦场上放着几个晒衣叉，竹竿上晒着几件外国衣服。地下有两张板凳。张妈从门内上场。

张妈 太阳下山了，少奶奶。

自芳 什么？（内应）

张妈 衣裳收起来罢！

自芳 （上场）让我来收，你去伺候老太太去。她是耳朵不大听见，回头又说叫你不应。（顾氏在房内连叫张妈）

张妈 唯唯！

自芳 是不是，叫你了。（张妈笑着下。自芳一面收拾衣服，一面自言自语）这个口袋脱了线。让我慢慢儿替他缝一缝罢。（她仔细看那衣服的制法，无意中在口袋的夹层里抽出两片干荷花瓣，很为奇怪）唔！外国裁缝，还拿花瓣衬在衣服里呢。唷！怎么还写着字？（念道）“永远的爱情，维持我们永远的生活。”（又念那一片）“无量的爱情，产生我们伟大的事业。”（她呆了半晌，再将花瓣念一遍，自言自语道）人家都说治平另外又给人家结了婚，先总当是谣言，谁知被我找出证据来了。原来海誓山盟都写在这花瓣上。（正在低头吟思，老陈自门内出来。）

老陈 菜是都预备好了，那个白切肉还是您来切罢。

自芳 你放在那里就是了（精神不属的样子，把花瓣收起。）

老陈 老爷少爷还没回呢。时候还早，我去看看水车去。不知道修好了没有？（一面说着，一面向右边走去。）

自芳 你去罢。（治平自外面回来。）

治平 自芳你在这里干什么？

自芳 替你晒这些宝贝衣裳呢。

治平 谢谢，不敢当。

自芳 你真客气，美国人对女人是比中国人对女人客气些。

治平 男女本来平等，自然应当客气一点儿。

自芳 客气就是平等吗？

治平 那不尽然。可是礼节也是要的，中国不是也说“相敬如宾”么？

自芳 怪不得你在家是作客一样。

治平 人生本来到处作客。（拿出烟来抽。）

自芳 咳！美国城里做的衣裳拿到中国的乡下来晒。

治平 我不能永远在美国，我总要离开回来的；并且我回家以后，觉得一草一木，都是非常自然。像我们这种乡村，只要没有西洋人物质的势力来压迫我们，我们真是别有天地，极其快乐。那些繁华都市的罪恶一样也看不见，贫富的阶级，相差也不远。许多天然的物产同简单的生活，只要有明白人来加以指导，让他自自然然一天一天进化，多么好呢？

自芳 你怎么会知道乡下的风味？

治平 我怎么不知道，我方才走过我小时候念书的关帝庙，又到了外祖母家里，他们后山的竹子上，还有我刻的字呢。从前小时候的情景宛在目前，不知不觉使我爱乡的心油然而生。

自芳 但可惜在乡下没人安慰你。

治平 你不是我的好伴侣么？

自芳 在你学问没有成就的时候，或者我可以做你的伴侣。如今你在美国大学得了学位，我就够不上了。

治平 你够不上谁够得上？

自芳 自然有人够得上。

治平 我以为只有一个人够得上。

自芳 谁？

治平 吴自芳（说得很柔媚。）

自芳 （微微冷笑）我又没有到过外国，又不会音乐跳舞。

治平 何必要会？

自芳 我又不会交际。

治平 交际有什么道理？

自芳 我又没有学问可以拿来摆架子。

治平 学问是专为摆架子的吗？

自芳 （略缓以壮语势）我又不会拿花瓣来写情书。

治平 （变色）这是什么话？

自芳 何必这样儿着急呢？我不过是说说好玩儿罢了。

治平 你一定听见人家什么不相干的话了。

自芳 别怪旁人。这也是你自不小心露了破绽。（对衣服说）谢谢你传给我这桩有趣的新闻呀。我今日才知道“永久的爱情，才能够维持永久的生活”呢。

治平 自芳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

自芳 你也用不着假装不知道，前年一走，就听见说你在外国另外给人家结了婚，不是前天公公还问你，你说没有吗？

治平 本来……

自芳 当时总说是谣言。有许多幸灾乐祸的人，因为你平日自命是进德会的发起人，所以听见你有这种事，便格外加油加酱地当笑话儿说。我呢，以为你是个正直有为的青年，以为你能够体贴老人家期望你的一片苦心；所以人家尽管说得有凭有据，我尽管替你辩论，并且拿我的良心来保证你决无其事。谁想我今天在你衣服的夹层里头，无意中看见你们在荷花瓣上写的字，这才知道你跟人家结婚是真的。（村农王三持电信数封并报纸上。）

王三 大少爷少奶奶，这是城里李先生专人送来的一包信，放在这里罢。

治平 放在这里就是，谢谢你。

王三 不用客气，我去了。

自芳 喝杯茶去。

王三 我去了，谢谢少奶奶，我去了。（走去）

自芳 这里头一定有你的那个人写给你的信。

治平 没有的话，不要管她。

自芳 不要管她？

治平 我很对不起你。

自芳 见着我就说不要管她，她不是一样的人么？何况是你心爱的人！要说对得起我对不起我，与我毫不相干。只望你仔细想想将来怎么样？

治平 我也有我的苦衷。

自芳 因为她实在可爱，怎么能够不爱呢？

治平 你又来了。不是这样说。我到了美国非常寂寞，你又在万里之外；忽然有人来安慰我，我似乎不能辜负人家的好意。所以……

自芳 所以就以身许之。

治平 所以就彼此成了朋友。

自芳 所以就拿结婚来报答朋友。朋友是非结婚不能报答的啊！

治平 由你说去罢。

自芳 她姓什么？

治平 姓刘。

自芳 不错，人家也说是姓刘。我还知道她的名字叫玛利（取出花瓣），这儿写着呢！给还你吧，别让你心疼。

治平 你不留着做凭据吗？

自芳 凭据在心里呢！——你真心爱她吗？

治平 我跟她是朋友之爱。如今男女社交本是公开的。

自芳 要不拿海誓山盟写在花瓣上就算不得朋友之爱了。……你

对她也曾说起过我么？

治平 我常常说起你。她也很想跟你做个朋友。

自芳 中国的学堂里为什么不设言语一科？美国的学堂是很注重这一科的。

治平 我并不说假话。

自芳 真假与我不相干。

治平 你恨我么？

自芳 先问你爱她吗？

治平 你又来了！

自芳 我看你不见得爱她，我也不愿意恨你。你要是爱她，你就不会骗她。我要是恨你，除非我从来就不爱你。

治平 你不爱我吗？可是我越听你的话，越觉得你可爱。

自芳 快别这样说，我真是害怕死了。

治平 我真是爱你。

自芳 那我就没有生路了。

治平 你说的话我真不懂。

自芳 你的话我又何尝明白。

治平 我在外头就算是偶然有些不大妥当的地方，也不过一时的事情。于我的良心毫不相干。并且多经一次阅历，跟你的爱情就增加一分，你或者不肯信，你始终总要明白的。

自芳 据你这样说，胡闹的事情越多，情分才能好。结婚的次数越多，良心才能坚固。这才知道那些荒唐的人，都是在那里求阅历。

治平 自芳，你……太……，似乎太……

自芳 你想说“似乎太过”是么？我们乡下人从来不懂得什么叫爱情。这不过是热闹场中的一句俏皮话。我不幸认识几行字，就在书里报里见着多少女人都死在这种俏皮话底下。唉！你可以算了罢。……唷！只顾说着话，耽误了多

少光阴，花还没浇，菜还没切，酒还没去倒呢。你的衣裳我给你照样放在你自己的皮包里去（取衣）。别耽误你看信要紧。（一面说，一面拿起衣服，微微冷笑。自芳走进门去，治平望着她说。）

治平 随便你怎么样说罢，我也是无可如何。（望着自芳进门，呆立无语，深吸了一口气，坐下拿起信来，自言自语）这封是她的。唉！真不该回家……，可是……（看信。老陈上。）

老陈 大少爷你这下不再出去了罢？老爷真担不少的心。谣言又多，说是您讨了洋婆子不回来了。少奶奶可真是度量宽宏……（治平急拿话止住他。）

治平 老陈你刚从那里来？

老陈 去修水车来。乡下人车水是真苦啊，要有机器的就好了。你们外国是都会做机器。大少爷我听见说，人的身子也是一个机器，可以拆开来修修的；又说外国人还能拿人的肚肠子剖出来，洗好了再放进去，是真的吗？

治平 是真的。

老陈 啊，那真奇怪！顶好心也可以修理，就更妙哉哪。我们中国人有心病的也实在多，黑心的也真不少。最好请个外国机器匠来修修。

治平 哈哈！要把人修成机器，那就糟了。

老陈 不过就怕外国人不肯真把中国的人心修好，反而要修坏了。听说外国人不抽鸦片烟，尽逼着中国人抽，我想这也是弄坏人心的手段。我们的心还是让别人家修，还是我们自己修修罢。

治平 你说的话到也有些道理。

老陈 听说你们到外国去念书，一定有洋婆子来灌迷魂汤，喝了就叫你忘掉本国，真的吗？

治平 哪有这样的话？胡说八道，你去罢，我还有事呢。（转）
老陈 真是哪儿的话，我们又不是三岁小孩儿，难道说会被人暗算了去，这不是笑话吗？……（一面走一面回头望治平笑说道）十几岁时候，翻坛打庙，不知多淘气，如今到也看了世界回来了。（说着走进屋里去）

治平 她要万一赶了来。怎么样呢？……
（忽然听见山歌之声，一男一女唱着上。）

两孩子 郎去耕田妻在家，煮好饭来煎好茶。
朋友夫妻都一样，他帮着我来我帮着她。
乡下的夫妻讲恩爱，城里的夫妻讲衣裳。
衣裳旧了换新的，恩情越旧越久长。

（两个小孩子看着治平，互相耳语，指指笑笑。
治平忽抬头瞧他们一眼，他们就大笑跑了。治平正在凝思，张妈上。端着一个茶盘，盘里一只碗，正要送与治平。治平的祖母顾氏，从里面大声叫住张妈。一面叫着，走了出来。）

顾氏 张妈，张妈，慢着，慢着！
张妈 不是送给少爷吃的吗？（一面说，一面作手势。）
顾氏 慢着慢着，少奶奶，少奶奶！（自芳上。）
自芳 做什么？奶奶，奶奶。

（顾氏招招手，又对治平指指，望着盘里的莲子羹，作手势，意思叫自芳送去与治平。自芳会意。虽然笑着应允，不免总露一些儿勉强之态。张妈却在一旁张着口笑。自芳将盘端近治平。）

自芳 在这儿想些什么？有什么为难的事？这是祖母亲手剥好的莲子羹给你吃的。

治平 谢谢你！（不安的样子，把几封信插在衣袋内。自芳看见这种情形，又是好笑，又是不屑。）

自芳 胆儿放大些。……快谢谢祖母罢（扶祖母）。（治平回头看见祖母，祖母大笑。这时张妈搬张椅子请顾氏坐下。）

治平 怎么您老人家还亲手做莲子羹给我吃。真是，我倒没有孝顺您老人家的……（顾氏正像没大听见，只管自己说话。）

顾氏 糖够不够？

治平 够了。（点头）

顾氏 听说你回来了，从荷叶发生就等起，原说是等你回来看荷花。

自芳 （从旁插一句）荷花瓣上好写字。

（治平大吃一惊。）

顾氏 什么？（自芳摇摇头，笑着走去。）

自芳 没有什么。（下）

顾氏 谁知道莲蓬都快老了，好容易你才回来。咳！你们在外头什么好东西没吃过，谁还吃这些乡下东西？这不过是老人家一点意思罢了。

治平 外头也没有什么好吃的。

张妈 少爷您总要大声些儿，老太太不听见。（治平正想再说。）

顾氏 老陈鸡鸭都关好了没有？……

老陈 （内面答应）一只也不少，关好了。

张妈 关好了。

顾氏 前回那只黄鼠狼只怕不敢再来了。少爷爱吃鸡蛋，别让它咬了我们的母鸡。

张妈 少爷会说外国话，黄鼠狼一定不敢来。

治平 胡说八道。

张妈 它怕少爷拿洋枪打它。

顾氏 治平你倒喜欢吃这个。

治平 （大声）乡下的东西样样都新鲜，所以好吃。在大都会就

吃不着这样新鲜的莲子。

顾氏 你要吃大头菜，乡下也有新鲜的。

（治平笑。）

治平 不是，我说是大都会，是说城里样样没有乡下新鲜。

顾氏 是啊，城里的菜，都是乡下去的。时候隔久了，就不甜了。可是菜不甜事小，没有热闹看事大。我也几时要到你们上海去看看，就只怕人家看着乡下老太婆像妖怪；回来我到没有看着热闹，反被人家当热闹看了去了。哈哈！（都笑。治平吃完。）你够了吗？

治平 我不吃了，真好吃。

顾氏 可惜还老了一些儿。嫩的时候还要好吃，嫩莲子心也是甜的；等你来，莲子也等老了。莲子的心也就苦了。（笑）咳！你出去的时候，我哪里晓得？男子志在四方，谁能够老留在家里？一直等到接了信。知道你平安到了外国，这才放心。好容易又听见说你要回来了，我又担心你在路上。有一晚我做一个梦，梦见你坐在一只大海船上，穿一身光灿灿的衣裳，有很多的洋婆子围着你。忽然船坏了，许多的人都掉在海里，大家叫救命，仿佛我在一个高坡上看见，急得什么似的。我忽然朝下一跳，好像身上长了翅膀一般，立刻从波浪里头将你抱了起来，放在沙滩上，看看你已经没气了。我只好仰天大哭，你被我哭转过来。正在欢喜的时候，忽然来了一个西洋婆子，跟踪儿上似的，一只手伸在你的膀子里，拉着你就走了。我又恨又气，正要追上去，有人拍拍我的肩膀说：“这不是你的世界，他也不是你的孙儿。”说着对准我头上一棒打来，我就醒了，还是睡在床上。（又将声音变低说）因为那时有人造过你的谣言，所以我这些胡思乱想的梦，也就没有说给自芳听。（顾氏啰啰嗦嗦只管说，治平因为别有心思，糊里

糊涂乱答着。)

治平 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——吃饱了就睡，也要做梦的。
(其父期昌，其岳父吴有述，同自外面走来，正好将话叉开。)

期昌 请，请，(大家相见)妈，出来了。

有述 姻伯母。

顾氏 亲家来了。

有述 您老人家出来坐坐，天气真好，今天你精神也觉得格外的好。(顾氏听不大明白，期昌转述一遍。治平前去与有述周旋。张妈搬出几张椅子。)

顾氏 亲家，如今孙子也成了人，一门团聚，什么不欢喜？我人也真好了，肝气也平了，饭也比从前吃得下些。……您请坐。张妈去倒茶。叫声少奶奶。(张妈下。)

有述 您请坐。

顾氏 亲家请坐。

(张妈倒茶上。自芳来接着茶，先叫声有述，送杯茶；次顾氏，次期昌。顾氏让亲家喝茶。)

有述 您请喝茶。

顾氏 怎么少爷还没有茶呢？张妈！

张妈 唷！少倒了一杯了，再去倒罢(笑着下。)

治平 我不要喝茶。(自芳搬出一张小桌子放在当中。)

顾氏 亲家！从前人家都造谣言，治平不回来了，如今还不是回来了么？人不回到家里，回到哪里去？造谣言的人真可恨，还说他讨了洋婆子呢。(大家都笑。自芳望着治平。治平也随便笑笑。)

期昌 现在年轻的人，本来糟糕的也很多。

有述 世道人心，到了今日，本有不可测的地方。总得有几个中流砥柱的人才挽回颓风才好。治平将来一定是大有可为的

(张妈上。)

张妈 陈司务请少奶奶去弄菜。

顾氏 少奶奶，你去罢，老陈弄的菜吃不得，治平欢喜吃新鲜鸡蛋，你好好儿弄鸡蛋给他尝尝。(自芳笑着答应下去，顾氏又赶着说。)他是欢喜外国派半生半熟的，不要太老了。哈哈!

有述 老太太真会疼孙子，真会疼孙子。

顾氏 可怜他祖父去世太早，好容易将他父亲守大，全靠着做针线跟人家洗衣裳拿一家撑持起来。一直等到期昌拔了贡以后又在什么法政学堂里毕了业，我们家里从来没有改过样子的。

期昌 那时候学堂还很少。我们在法政学堂毕业出来，好像很新奇似的；而且马上就有事情做。(有述点头。)

顾氏 期昌娶了亲就生了治平。可怜我那媳妇不久就去世了。没有见着治平的成就。(大家叹息)我五十岁的时候，期昌的朋友们，定要跟我竖什么牌楼……

有述 那时节我还来请过您的示呢。

顾氏 我那时候说牌楼真没有意思。只要大家能够替治平想法子弄个官费读书，就比什么都好。总算大家帮忙，如了我的心愿。一个人在世界上空名声有什么意思。只要做事于心无愧就是了。可怜我是一点本事都没有，又没有什么依傍；倘然是老了，格外没有用了。我也不想享儿孙的福；只要儿孙能够在世界上做一个有用的人，便死也闭得口眼了。

有述 儿孙有用，还不就是长辈的福气吗?

顾氏 治平我是真疼他。老实说，我待他父亲是比待他严得多。只有独子最怕溺爱不明，所以格外要严些。

期昌 治平他们念书比我们从前容易多了，我们从前想念书没有